

吳銘能著

梁啟超研究林取稿

龍眠汪中題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梁啟超研究叢稿

吳銘能著.— 初版.— 臺北市：臺灣學生，2001 [民 90]
面；公分

ISBN 957-15-1058-0 (精裝)

ISBN 957-15-1059-9 (平裝)

1. 梁啟超 — 學術思想

128.4

90002135

梁啟超研究叢稿(全一冊)

著 作 者：吳 銘 能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發 行 人：孫 善 治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話：(02)23634156

傳真：(02)23636334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宏 輝 彩 色 印 刷 公 司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話：(02)22268853

精裝新臺幣四七〇元

定價：平裝新臺幣四〇〇元

西 元 二 〇 〇 一 年 二 月 初 版

01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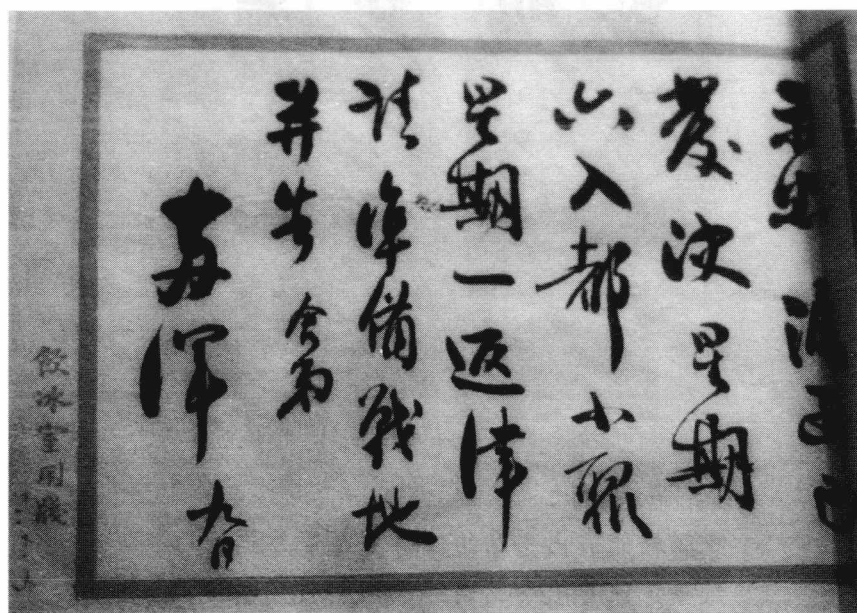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57-15-1058-0 (精裝)

ISBN 957-15-1059-9 (平裝)



新會陳占標先生以視網模糊、耄耋之年身軀，堅持陪我全程梁任公故居之旅。



梁任公寫信約友打牌：

滬函已發，決星期六入都小聚，星期一返津，
請準備戰地，並告舍弟。

臨洙可奈清癯弟四橋
邊呼棹過環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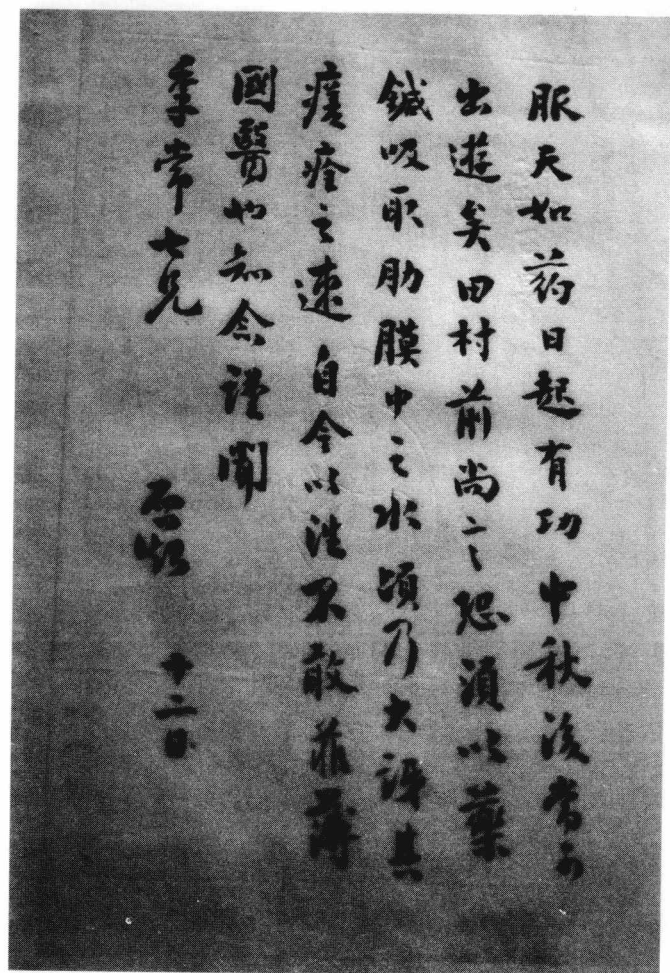
集宋詞家語帖

下吹笛到天明
此意平生飛動海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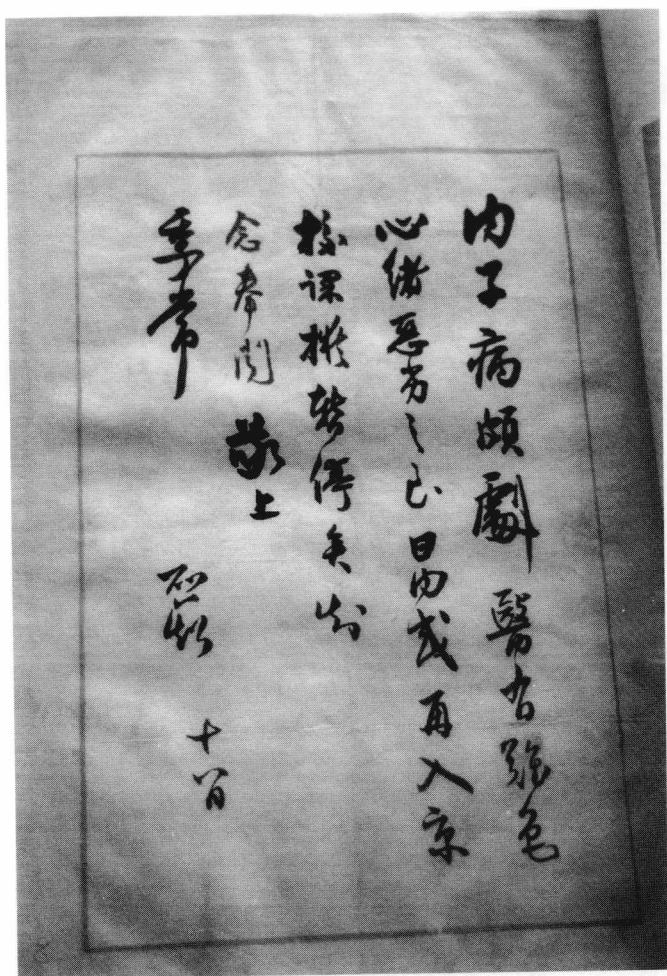
卷起作

梁任公說道：

此聯極能表出志摩的性格，還帶著記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爾游西湖，別有會心，又嘗在海棠花下做詩，做個通宵。



他本瞧不起傳統醫學，但在試過療效，“大訝其瘥瘥之速”之後，就“不敢菲薄國醫也”。



他最大的一次打擊，是夫人長期臥病在床，卒以不起，影響他原本元氣淋漓、活活潑潑的朝氣生活。這封信可以透露此個中消息。

梁啟超 啟事

對順天時報

我不知因什麼事得罪了日本人而開的順天時報，
 無端接二連三跟我開起玩笑來！
 最可恨是他咒我的夫人死了，我的夫人因患重病，
 我已五度哭得眼淚俱下，現在南京請了個夫人已死，
 我立南京請了個夫人已死，那時我夫人已死，
 回來我立南京請了個夫人已死，那時我夫人已死，
 永年時我立南京請了個夫人已死，那時我夫人已死，
 致報我立南京請了個夫人已死，那時我夫人已死，

(一)

〈梁啟超對於順天時報啟事〉的草稿，在《飲冰室文集》及年譜均未收錄，這篇〈啟事〉內容是駁斥日本人對他捏造謊言。

楚三不是「生手」二色，最多怪言，他而說婦人的名字，我就根本不知道，問上有這箇人！

我卻本是不看性天時款，我的朋友看見，急臨了，
說此如我，也訴不多。我聽見了，伸一利眼，說道：「難得」

你的無信，而且沒有人放差，何況貧真價實的，

大人生意，我們放白太歲頭上，初土嗎？算了，罷了，

天下同姓的人，該有。記得去年，還有一位，

黃都上接了，我易字的，福臨時，移，我雖說，

止不來。只許在星都上，摩多說，不是，我這，

做的罢了。

明天时教了那社情话之后，返如天，把那日的

的更正起来了。说是有个人恨我，造我谣言。但他只有

社大情甚多，大指其脾大，（中）有甚，（中）德长王座了。

哈哈！到底得大人手下的要嘴不弱，法息其宝。

照此说来，乃是正中外国教社情也。但可惜他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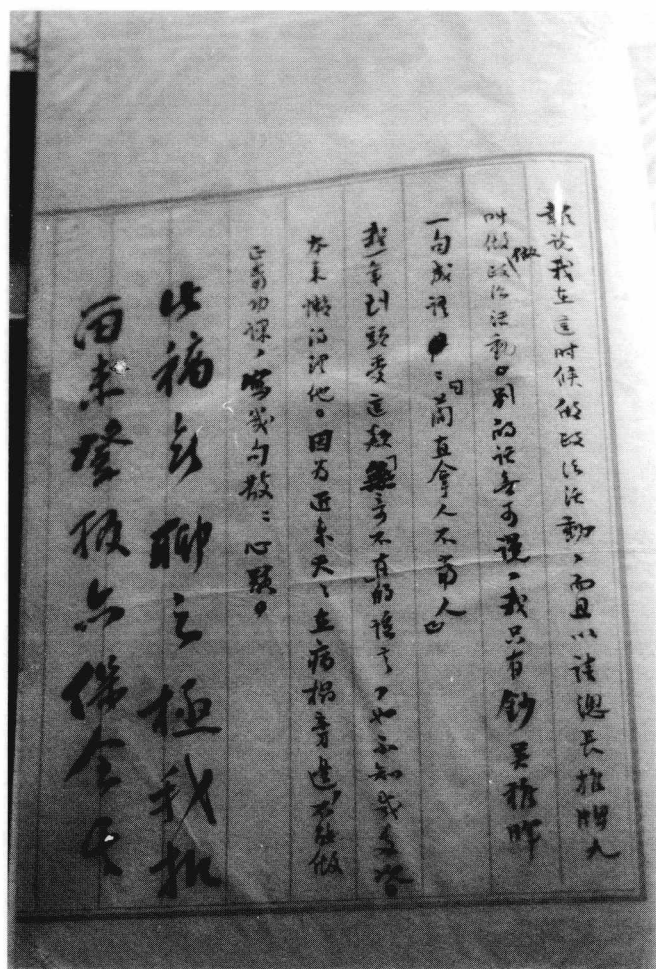
社情多事。原来那日我说的，是法国的社情也。

因是社情时，他住在法国，为子生最要加。

老法同時他又狠招呼我。他這回來華，我能夠碰見
家裏有病人，也不能不計他一花。那兒急忙，只說以
而能隨意，都是從歐洲新回來的青年朋友。而橫橫
板子，認錯人了。

我這位「不造孽」的人需要換，五塊錢一底的麻雀，在
那時總要打一兩場。（但我的窮朋友打不起，還未已改
為兩塊錢一底了。）至於牌九怎樣打法，可惜我早因
此，遲遲有悔心。

做政治課，並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種種



(五)



自 序

學者對梁任公的研究，表現在政治思想、佛學思想、教育思想、歷史學、文學風格、書法題跋、報業發展史及傳記撰寫等方面，可說是成果豐富、成績斐然。然而，能夠全面探索其學術論述，平議其得失者，則頗遺憾迄今未能得睹一二滿意之作，揆其原因，厥有二端：

一、任公著作等身，卷帙浩繁，能通讀其全集一過，即非易事。又況任公嗜欲博雜，屬「百科全書」式學者，如此通博學識，判其然否，實非易事。

二、「博而不精」的評價，似乎是多數人對任公的印象，而任公又大半生歲月涉足政界，尤其「維新派」在近代中國的重挫，使得在政治上的地位不若孫文，任公晚年對中國傳統的肯定，與五四時期以來反傳統思潮占絕大勢力是不同調的，使得在學術上的地位不若胡適風光，於是人們反不太措意任公的學術。

本書《梁啟超研究叢稿》係近年來研究任公學術的一個初步心得，其中第一篇長文〈梁任公的古文獻思想研究〉，係為博士論文，列為上篇，其餘篇什則是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有所得則秉筆直書之作，列為下篇，現將全書要點大略說明：

一、梁任公早年求學過程中，接受其師康有為的思想啓迪頗大，使他眼界更加開拓，他的許多畏友，如譚嗣同、夏穗卿、黃遵憲、湯覺頓、

嚴復等人，對他也有諸多砥礪相勉，此為中外學界多所論斷，而且世人皆知之事實，可無庸舊話重提；然則，曾國藩對梁任公一生之中，尤其在旅日期間到最後病逝於北京，起了極具關鍵性的作用，換言之，康梁亡命海外，分道揚鑣之後，曾國藩在德性修養方面的克己慎獨工夫，長隨伴任公左右，也因此使任公在幾次重大挫折與情感的激憤中，能很快地恢復平靜沈著，就此而論，曾國藩對梁任公的無形影響，實甚於其師康有為，此點鮮有人注意，迄今也尚未見任何專文討論，殊令人費解。本書就此詳密考察，對於任公在克己困勉的修養，理解上不無小補，希勿等閑忽略之。

二、任公提出了「建立中國的圖書館學」命題，對中國圖書文獻的總結整理，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參考方向，以後學者對中國圖書分類之討論，迄今未有定論，足徵此問題值得再研究、再思考。另在任公身後，由其弟子所編纂的《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所錄書籍題跋，本書整理出任公為其藏書所作題跋共有八種類型；其題跋文字與今本《飲冰室文集》之四十四下〈書籍跋類〉相互校勘，則知《飲冰室文集》所列之書名失之太簡略，且未能標明卷數及版本，其文字脫缺，二者各有異同；再則，經由題跋的文字線索，本文亦提供了任公晚年治佛學及生活狀況的一個參考，補充了梁任公年譜所未及之處。

三、任公《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一書總結前人辨識古書真偽方法之大成，是民國以來，談論辨識古書真偽方法之重要論著。本文指出任公辨偽之方法、特色及缺失，並檢討考古文物與傳統文獻當如何結合，相互輔助，使學術研究更加系統化、客觀化。

四、總結清代學術史的論著，任公是開風氣之先，更是影響半

個多世紀以來，學者對清代學術的評價。往後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完成，任公啓發之功不可掩。任公論清代學術之著作，今人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朱維錚教授致力頗勤，詳爲校注，然任公治清學之特色及缺失，朱教授未暇一一指出，本書臚列任公治清學的特色有重視學者人品、注重序例、態度矜審、揭示治學門徑、引用古書原文依需要刪略或連串、互見等六項；而其缺點亦不容隱諱，如以政治壓迫說不足以完全解釋清代學術史的發展，將清學比附歐洲「文藝復興」亦有偏頗，而專業知識的缺乏及偶有資料不足，均是任公彼時爲環境侷限所致。

五、任公以爲中國的學問有兩種，一種是文獻的學問，是應該以客觀的態度做科學地研究，而另外一種是德性的學問，是應該用內省和躬行的方法去體會涵養，這是中華民族的最特出之點，也是中國人的人生哲學。這種見解，在當時雖沒有受到太大的重視，但任公以大無畏之精神，躬自實踐先秦哲學的研究，即是個人晚年對社會、教育、文化的寄托，明白了這一層意義，任公晚年學術論著仍充滿了時代動脈之情感，就易於領會了。

六、任公在五四疑古學派反傳統風潮籠罩之下，能不趨流俗，有所堅持，實源於對中國文化的通盤了解與自信，這期間的心路歷程，既不是疑古學者如胡適、錢玄同、顧頡剛等人所能理解與接受，同時也提供研究者所指稱任公晚年趨向保守、倒退、墮落的另一個視度參考。任公與胡適在學術上的交鋒論戰，其間的差異，在於學術訓練背景與人生經歷的前後不同，而胡適在日記上費盡許多筆墨在反對 Chinese Renaissance 一詞「只限於清代的漢學，不當包括近年的文學革命運動」之說法，更是兩代知識分子對自己歷史地位之

爭，具有莊嚴而慎重的意義！

七、從徐志摩拜梁任公為師起，任公就不斷給予志摩深厚的關愛，留學寫長文贈序相勉、婚姻離合的勸誡、歐游為其旅費的張羅而著急等，均表現出長者愛護晚輩的惜才之情。而志摩在婚姻的選擇上，終未聽從其師的勸告，本屬各人理念有差別，不必強求以為同；志摩對於任公的協助亦不遑多讓，著作的翻譯、北海松坡圖書館外文函件的處理、印度文豪泰戈爾來訪的招待翻譯、任公身後的布置等，則表現學生輩的敬重慇懃態度，兩人平生風誼，亦師亦友般的相潤以濡，是令人神往的！

八、任公的思想飄忽多變，他曾抨擊傳統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傳統醫學就是此種觀念的產物；他也以為打牌賭錢及喝酒不能稱為趣味，因為最終的結果會沒趣一起來。然而大量的書信卻告訴我們，他原先排斥傳統醫學，但在試過有療效之後，就一直相信，甚至有西醫無效、中醫可能有效的觀念，他及其夫人的治療過程就是活生生的例證；其次，他迷信風水、扶乩和擇日，他也嗜好打牌，尤其晚年，不管是在忙碌講學或療疾休養，總要邀好友「酣戰」或「小戰」一番。再則，他文筆洗練流暢，風靡文壇數十年，而 he 也有文思枯竭、江郎才盡的時候。這些鮮為人知或根本不為人所接受的形象，透過書信原稿真蹟，終於大白於世。以是益信後人編纂文集不易顯現一個人筆觸不經意反映內心深處最錯綜複雜思緒，而人文領域研究，更是需要費盡心思，沒有情感，沒有揣摩想像，如何深入有得？唯有反覆揣摩彼時環境氛圍，書信的文獻價值自顯。

九、循前觀點，由現今可見任公的原件手跡校讀台北世界書局

所出版的《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有文字明顯錯誤或脫漏者，顯然是排版校勘不仔細所致；可是，有些文字因為黨派成見的因素，而有意篡改粉飾，則頗令人遺憾。由此可見，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知識分子的學術良知在黨派控制之下，如何地受到踐踏，其軟弱與退怯，由任公手跡影印的出版，見到了一個縮影。

十、「世事滄桑心事定胸中海嶽夢中飛」，原是任公送給冰心女士的一幅對聯，八年前我自寶島首次赴大陸旅遊時，有意拜訪冰心女士一睹任公的墨寶，沒想到因緣不湊巧，沒能如願，我寫下一篇感受發表於新會陳占標先生主編的《梁啟超研究》，這是我首次在大陸刊物發表的文章，亦是個人學術生涯的一個主要起點，對我而言，意義非凡，現在一仍舊作，不作更動，紀念此段歲月。

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的成功，經濟生活水準提高與學術研究急起直追，尤其近兩、三年學術人才復甦，各個研究領域大有後來居上之勢，本書完稿之後，瞥見由黃柏軍、方小宜所做的〈世紀的回眸——二十世紀梁啟超研究資料書目舉要〉一文調查（發表於《梁啟超研究》第十三期），顯示國內外研究任公的書目資料介紹（計有梁任公本人著述類、年譜傳記類、思想學術類等共124種），可看出學者開展學術研究旺盛的企圖心，正方興未艾；因個人時間與精力有限，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其中疏漏之處肯定不少，大雅君子，有以教之，是所至盼，若夫續編之作，則俟諸來日。